**第十一屆臺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華語現代詩 佳作**

**黃華安 〈骨頭與我〉**

我的骨頭叫我站立，挺胸

抬頭仰望

說：那是雲朵，那是藍天

那是空闊

骨頭教我走路，一步一步

踏實的

走出自己的陰影，走出

自己的姿勢

有時我學習軟弱，學習

跳躍，骨頭

把我按下，讓我認識重量

以及堅硬

像骨頭一樣，磨擦出火花

可以燃燒

自己，可以照亮別人

骨頭用手指敲著

我的頭顱，說：這裡是空虛

這裡是充滿

這裡是宇宙和天堂，最初和

最後的洞穴

我蹲下，讓骨頭也一起

蹲下，感受

存在，草的柔軟和死亡的

寂靜，感受

土地無聲的生養和孕育

我教骨頭旋律，音樂和詩

和慾望，和夢

在我的人生記憶裡面，學習

與存在的世界妥協

骨頭卻選擇撞擊，像刀像劍

敲擊出戰爭

敲響著自己一生壯烈的史詩

等待粉碎

骨頭說，粉碎你，如我

如你我必須完成

彼此生命的三分之二

而我只能把骨頭緊緊抱住

像抱住自己

衝動的夢幻，在骨頭和我之間

選擇三分之一

彼此交錯的存在，彼此的

憎惡與

彼此的相愛

**優等**

**謝予騰〈同學與他的貓群要搬家〉**

一、

我的同學，帶著他的貓群

一起搬到安平。

有時，我穿過蜿蜒的小巷

順著運河前去拜訪

他便和貓群告假

招待我以甜味和啤酒釀制的夕陽。

偶爾也騎車去漁光島

看人們奔跑，聽海風歌唱

並把遠方的漁火誤會為鯨群──

像更年輕的夢，踏在浪上

一叢叢地發出光芒。

路邊幾艘被棄置的膠筏

連影子都佈滿了青苔，像極了

我們昔日的夢

而今順著運河，我能還找到彼此

他則和貓群一起遷徙安平

住在自己心裡小小的漁港。

二、

當時在後站讀書

我們和貓群一起，旁觀倉促的旅人們

趕不上那些總是誤點的列車。

我們辯論過昨日之雲

烘焙過深的咖啡豆與其產地

假期和街道都過度狹小，乃至於路口地下室

二手書的價位，以及這陣子天氣

是否過度宜人。

這些往往沒有答案

育樂街上的人潮，每年更新的招牌

緩緩將他的貓群衰老。

但那時，每張月臺上焦慮的表情

重要不及彼此手中的奶茶──我們偶爾也爭論

到底誰又比誰甜。

三、

曾經共享一座城市

畫面風格類似世紀末的電影

我們總隨意地討論內容與真善美

然後為了吃冰

步行到充滿皺折的立興街。

原來，我們依舊

是彼此眼底的限時動態，順著觀光人潮與河道

持續流動。

「我要和我的貓一起搬到安平去。」

簡短而乾淨的宣言

像一件透著光，晾在陽臺的白襯衫。

情緒很擁擠

像剛剛看完的老電影。

偶爾，我沿著運河去看他

他的貓群還在

只是沒辦法再輕易地跳上年輕時

那道能隨意觸摸的晚霞。

**佳作**

**李昭鈴 〈開往福爾摩沙的慢船〉**

從蘇格蘭格但斯克港口出發

開往遠東的Polmaise 慢船狹窄且忙碌

橫跨好望角、印度洋，繼續往南中國海域航行

哥倫布麥哲倫的探險，最後是梵蒂岡行使職權

上帝旨意深不可測：

讓賓為霖至美洲、李文斯頓去非洲、米憐到遠方麻六甲

而你，扛起蘇格蘭長老教會在遠東佈道福音

正是島嶼作夢的十九世紀中葉

剪下了一綹頭髮，送給瑪莉小姐

自己也吃驚。才從杜嘉德牧師聽到地名

它的身世有些坎坷。最早是尼得蘭、西班牙 後來是大清

1864 年10 月5 日，你和杜嘉德在打狗登陸

有些文明，但未完全開化；梅花鹿仍在平原奔跑

蠟黃皮膚下：樂天、勤苦赤腳

有時惶惑有時躁動

福佬落腳定居沿海西邊，客家在山上種植

糖、樟腦、茶葉，從此走向世界貿易

( 維多利亞女王下午茶是印度阿薩姆和福爾摩沙的糖)

你也拜條約的保障來傳教；雖然官府

不歡迎。策動暴民和鄉勇襲擊並拆除禮拜堂

你也知道。「**支那當局沒有嚴懲與上次襲擊有關的人馬。**」

只營業二十四天就關門的臺南看西街診所

還是得折回打狗的英國領事館庇護

假設這是使徒必走的使命

你練習微笑、記帳、說閩南語，學會傾聽

用對土地最誠懇的態度，走入中央山脈和玉山

當刺青紋面翻閱朗讀羅馬語新約聖經

你是冒險的普羅米修斯

給予教育啟蒙，讓星火燒出璀璨媲美的日光

山區和平埔的星期天早晨

是最美好的風光

島上潮濕西南風下：地震、瘧疾肆虐

遠方的砲聲已開打。但比戰爭還頑固的

是瘟疫。它們悄然來襲，隱藏窺伺的眼睛

在南方建起的醫院雖然有遲到：

新蓋的叫新樓，舊地則成舊樓

提供給分娩與疾病患者現代化醫療

你厭惡帝國鴉片和皇朝瘀痰都是

不文明的象徵。「**不過，**

**我確信最終福爾摩沙會成為一個更開放的地方。**」

彷彿世代交替的馬拉松；接棒是小馬雅各

秉持父親來臺的願望。你的理想

我相信會實踐；因為愛；即便是遙遠的蘇格蘭

穿越海峽洋流所找尋到的：流著

奶與蜜的迦南美地

**佳作**

**張雅茜 〈浪〉**

因為他們知道，看起來快死了不是真的死。

我活著別人的人生，

走著他們走過的路，

走得腳疼就在這裡躺下來，

閉上眼變成了浪。

浪裡的氣泡在我體內滋滋作響，

水沫在太亮的空氣裡遊蕩。

世界已經被曬得死白。

但我們仍在流浪，

眼淚沒有比汗更神傷，

又臭又鹹的皮膚還掛在肩上。

遠方水鳥的羽毛看起來很冰涼，

我也想要敷一塊在發癢的膿瘡上。

**佳作**

**鹿 鳴 〈午後一隻蝸牛爬過〉**

妳再次回到這裡

城市依然保留妳蝸居的舊址

日光岔出永福路的車潮

靜靜展開往日的脈動

——童年的蝸牛巷曲折如故

むすめ。娘仔。媽咪。

昨日的稱謂不斷迎面而來

女孩摟著妳：「阿嬤，走快一點」

妳佝僂著背，像一隻蝸牛小心翼翼

堅硬的外殼裡，往事開始蠕動

一隻蝸牛從經典裡出走，爬回小巷

復又迷失在裝置藝術裡

成為時間的靜物

彩繪的老牆粉飾了昨日

牆外的孫女正微笑，拍照，打卡

牆內是經年潮濕的生活

從裂縫裡冒出壁癌

妳摟著孫女，沿著斑駁的老厝

撿拾那些日常的小事

從前的藥房傳來孩童的讀書聲

那般安穩，明朗，健康

（她提起妳的病，妳叫她好好讀冊）

轉角的裁縫店提早熄了燈

日子曾將妳扎痛與縫補

（她問妳的身上怎麼滿是補釘？）

巷尾一間新開的咖啡館擠滿人潮

孫女捧著心型的奶泡拉花

讓微甜的熱氣一路漲滿整條街

（冷掉的咖啡在妳舌尖，洩漏苦澀的本質）

孫女讀起牆上新繪的字跡，頻頻問妳

——有文學家也曾住在這裡嗎？

妳卻突然焦急，嚷嚷著找不到老家

（文字讓文學家扛起歷史，

不識字的妳只是爬過）

陽光灑落的光影，似乎都是遺失的指紋

（是妳的還是那人的？ )

生活與歷史互相掩映

小巷內的往事如雲

妳想像千萬隻蝸牛從腦中鑽出

悄悄運走了回憶

黏液的軌跡早已風乾、透明

孫女越走越遠，妳似乎迷路

妳等待她回首望妳

一隻蝸牛忘了自己曾經負重前行

脆弱。緩慢。安靜。

悄悄扛起生活，爬過歷史

忽然感覺一切變得好輕好輕

如同午後的一朵雲，懷著往事

從小巷的上空悠緩而過

不留下一絲痕跡

後記：「蝸牛巷」位於永福路的巷弄內，是葉石濤先生的故居，

名稱來自於他的小說《往事如雲》。詩中的藥房為舊時的益春藥房，

現已停業，租售給補習班。今日的巷內設置許多造型蝸牛，將老屋

結合裝置藝術，重現葉石濤先生筆下的生活情景。